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七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 本册目次

## 鶴山集(二)

宋 魏了翁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騰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八

宋魏了翁撰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義  
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離也而學  
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容有可離耶陰陽盜摩而五行  
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臭所以為聚  
散屈信之始則形而上者固豈得而離乎此其在人也  
得乎天之理以為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天之氣以為  
生則形而下者也惟根乎理為仁義禮智則無有不善  
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  
為嚴毅為幹固者剛也為矯訐為彊暴亦剛也為巽順  
為慈惠者柔也為懦弱為佞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  
殆沽濫苦窳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  
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奈何凡囿於氣質而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擬無聲臭而後為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自當知之以為入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

### 高不妄字說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為而然外此則雖臣同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

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此莫可考雖然考諸義而協雖毋改焉可也且合乾震而為无妄乾之剛自外來而為震之主於內初九實當之其爻曰无妄往吉其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用人此純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是者使有一毫之妄能爾耶揚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智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無妄之繇彖爻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往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無妄之道而動故曰往吉而得志別文申義凡以貫動靜之幾微發誠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關遠而切近不若子雲之混而無別也斯得歸試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訂焉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虞退夫字說

雖國虞虢親迎于靖問奚字曰昔者名茲吾白父字以義夫迨更今名則仍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覆盍為我易之予請易以退夫退夫請其義予曰先之為字從之從人今曰二先則有二人並進之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鼎皆有是義夫樂於進而戚於退者人之常情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為用焉以八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為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于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為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於冬至則極矣火旦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為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為進而銳於進焉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四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五

祇所以為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命矣其在人焉何如其為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為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為進退今夫忿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柅車曳輪視之如仇名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慮卻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當退五商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為柔則日銷月鑠陰變為剛則旦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欲苟有決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也義也已旦異夕殊於此是又不止相為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次第其說以予之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相上游修通家之好見其二子而謂予曰鏐未之字也予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賓子何足以知此蓋鏐金之美者乃為公賦檇樸之亂公曰宜以相字之後數年予以言事

遷靖馮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予歸自靖季相攜馮說過予曰願為我申之予每疑相之為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為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一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云氣感則於是有相之名蓋相近於質而不同質以形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是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

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辯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人之勢也凡儻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真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粱凡不義而得非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此則為無負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已字以志南過予里居曰子為我述其義予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以為嗣此一變也而鄭氏讀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已地此二變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已以證已午之已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為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已與已通予考之漢志亦曰已成於已然則不惟似嗣一訓而又與已已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已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久不能措一詞而楚望遣應已來言于瀘俾從今讀為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於子終於巳巳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乎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盪摩靡有終極然則以

已為已乃所以為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已乎志南勉之以荅揚而父之訓

### 史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丹稜史伯學二子袖文以過余詞采雋明嚮趨近正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里二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所為從立者蓋摘諸先訓少長而吾父又欲託諸椅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之椅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以字也昔者己巳之會嘗受察於子焉敢違昔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為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烏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則字椅曰有儀字樟曰有本而為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桺豫樟枿櫨枸根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

都也椅桐美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君子德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美才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芘其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合而翫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修純體實踐逮其真積力久也則睟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乎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求之謹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八

九

###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遷涉綏寧境戴令翹見其子立本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戍之靖請辭仁夫侍側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不知也有子即人所共知者

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其示人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母然後仁道可大成程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異體則蔽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仁夫其尚懋敬哉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為勿齋箴既以自儆復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意之各至反覆究玩既其實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馴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正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鏃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齊量之淺深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感於為文之法顧為同僚語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為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強矣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也

跋向侍郎子誼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靖康末吳開莫儔王時雍徐秉哲挾偽楚以叛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觀檄藁諸賢敘述為詳不用贅贊老櫓陳議甚偉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吳亨仁之手則又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檄陷金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逸事狀不書排日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其婢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著檄藁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便由館職丐漢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卒議還荊州盡違始願會新安慶守趙景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

其一嚴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邈何當負弩前驅平反加食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逢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當孽韓用事時由西充丞考瀘川貢士發策援漢五鳳事頗切時事任君疎遠小吏何預朝廷末議亦非有賣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三

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為奇貨幾為所抨擊黃公子由時作秩宗亟為掄解得免又有以風方伯者藐然孤蹤豈禁此摧折雖卒無他而臺府觀望莫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由此仕落落不耦其詳在黃公書尺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

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辭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詞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間踈賤親故而新法之議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四

紹述之議和親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已擯撫史事羅織口語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撫舉人文字搜逮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况祖宗德澤涵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熟

復究玩蓋以是自信任君幸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之

###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為題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罔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為之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為之矣而論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為我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五

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亘嘗為之銘尋牽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牴牾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竈大事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為是闕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為審

速者為簡彭君之墓自庚戌迄今一為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瞻當有以卒其志者

###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為己之學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為是射名于利之具流風益遠頽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狃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于言將以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六

究詰其疑圖為真是之歸今南軒遺墨謂其拔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興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丞

德之

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為學官時柄臣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陰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赤青為沴太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鴟尾及省部相第灾宰相襖被奔都亭

驛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省李范及余大槩謂今爵及興隸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忘之矣而宋君時編摩宥府謂離為火為甲兵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識者躋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易武臣吳曦既久在西垂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悉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七

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士得補入太學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既對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擬賢關余覘其詞色方懷不平退即為宋君言之宋矚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丞奉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苟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宋李范趙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

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止  
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天下未有有  
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敗譬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以免徒知  
壅閼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  
元嘉泰開禧之間而稍知此理也賢者尚可以稍安於  
位以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拯其半竟蹈淪  
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  
歎夫後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將造朝宋君以諸  
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

跋思濠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  
於中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蹶焉不能以自安冕服  
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錦  
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  
必請諸天子之使宰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為居之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八

而安奚以請問為也人之情至於繚繞覆護皆非天  
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  
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至舉不足以易吾守況  
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  
云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

後唐張丕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霸何曾是  
蜀人人以為名言至本朝張次公序蜀檮杌天覺送凌  
戡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  
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狂圖  
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  
都賦蓋不專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諷晉  
為大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  
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九

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分攜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迂以數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金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紇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

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荅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為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珣以公差皇甫個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讎之說

合鄙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未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為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此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為之歎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一

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與貧且因野老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最後

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於遯以經綸答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疇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其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畫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況於親炙之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三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詞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眎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老亦多以名為押

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花書畫作捲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在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

跋祖擇之龍學帖

右祖擇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東記至數其去喪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誣治其移金借酒事至責散官以去皆熙寧初也故今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榜舟出門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三

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以草介甫制多訓敕語忤介甫力請去裕陵固留之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連挂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嫉善若此嗚呼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府推未知才元為京屬在何時也當考

跋蔣希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二詩前詩遂翁者迺公自號

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派根元是遂翁移之語  
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守杭白雲自蜀  
遊杭道舊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尤為可寶  
傳謂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嗜作詩而伊  
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邀樂毀淫祠修府舍三事觀  
此蓋可想見其為人矣或曰之二詩蓋裝背失次後詩  
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致故書名前詩當在後乃白雲  
去杭後寄往故稱私號亦未知然否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四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  
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  
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畧可觀矣今觀此帖雖游  
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學者循  
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為紀老設也

跋河東轉運王忠陷金後家書

有謁于余者曰寓雅之百丈戚里王萬榮余進而揖之

曰雅人安有戚里者耶曰我駙車晉卿之後以靖康避  
地至此我從祖忠為河東漕既繫于金數寓家訊今真  
蹟尚存且屬余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欽廟為第  
九世即位之年當本朝一百六十六年抑所謂陽九百  
六十者乎太原之歸職方最後而最先失帥臣張孝純  
及轉運公盡力守城凡九閱月卒與城俱陷其時張克  
猷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二人尚得獨生或曰陵  
乎漢烏取諸曰不然矢盡道窮俛首于敵謂陵可也不  
忘君父志在復還陵烏乎然敵既款我盟載久愆有志  
莫遂自肖厥象遺其子孫以示必死此其心皦如白日  
陵烏乎然余嘗反覆公之心畫雖惜其不死而重矜其  
區區之心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五十九

十五

鶴山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六十

宋 魏了翁 撰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馮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六十

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邕如睦其挾讎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為我寄聲謝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焉而折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為

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名湖湘間未為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為傑特方其吸江酌斗牢籠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來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恭愍公遺墨 十一月五日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六十

自吾有寇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恭愍公為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許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外而卒能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蓋不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愍及傅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戰陣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為親屈也是擇義不精

跋前覲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烏足與論二公之心

跋黃侍郎時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西蜀軍民利病吏

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

州何侯惠彥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

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也人謂是舉

實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有所謂歲薦者必頒詔旨

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名揚德陞付郡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六十

三

指揮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

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為詩以送之

未及就藁蜀部使者有言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

公所為詩藁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己而

未有識其顛末者會某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

因惟公之詩所謂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

屬思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

且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先生移書謝公令看王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人

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楊遵道所錄

先生語則蓋亦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讀易不

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誦然後

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義文義既熟

然後能優柔厭飫以至於泮然怡然永釋理解本非謂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  
卷六十

四

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為是也不寧惟是先

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異時門人求之弗得極於寢疾

乃始以授尹彥明張思叔而曰只說得七分且更自體

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先生之書亦幾無餘蘊者

矣而深藏固却不得已而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

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得者為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

是致思焉而後知先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